

情系翠玉环

感性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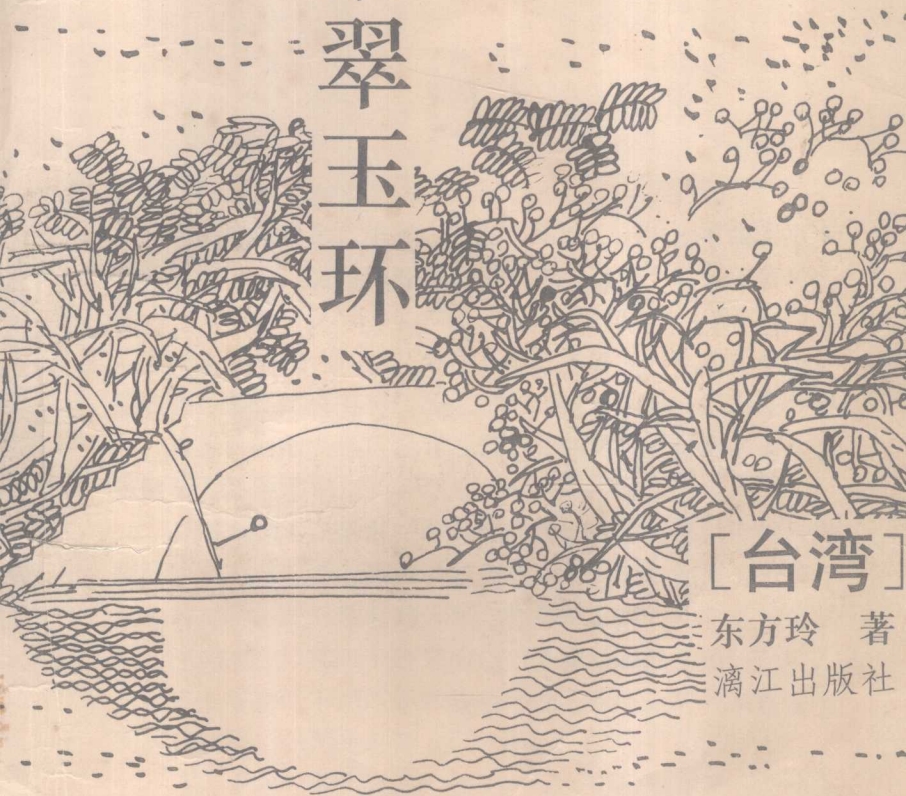
[台湾]

东方玲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情系翠玉环



[台湾]

东方玲 著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情系翠玉环

东方玲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插页 字数140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册

ISBN 7—5407—1362—3/I·921

定价: 4.40元



“将房门关上，维芝。”三个年龄在三十岁下的漂亮女子谈着笑着推开房门跑进来，走在中间的一个回过头去吩咐道。

“老是爱命令人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开？”名叫维芝的叽咕着，却仍然反身将门掩上关好。她有一双细而长的眼睛，加上白晰的肤色，很有古代美女的风姿，性格方面也较其他两人温顺柔和。

——“谁叫你走在最后，难道想我将你关在房外？”中间的蓝玉华立刻反驳着，她和维芝恰巧是个对照，高大的个子，黑黑的皮肤，一对明亮的大眼望住你时，几乎可望穿你的心。他们两人和第一个进来的白楚芬都是老同学和“死党”，尽管三人的性情不同，但吵吵闹闹的，从学生时代至现在各人都已结婚，仍然是好朋友。

今天是楚芬的生日，她的丈夫康文儒替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生日舞会，几对夫妇聚在一块听听音乐，喝喝酒，倒也热闹有趣。这时三个人偷偷的溜进房，想看看楚芬今日收到了些什么生日礼物。

“都在这儿了。”楚芬指着床上一堆花纸包扎着的大大

小小的纸盒，说话时已顺手拿起一盒，撕着上面绑带。

维芝也拿起了另一包正要拆开时，玉华一手抢了它：

“也不是你的生日，为什么要你拆？”

“我最喜欢拆礼物。”维芝给她说得脸上快快地自语道。

“可惜礼物不是你的，拆开有什么意思。”玉华说着凑过头去望着楚芬打开的纸盒，惊叹道：“哦，多美丽的粉盒，快看是谁送的？”

“朱明赠送。”维芝念着卡纸上的名字：“很名贵的，怕不便宜哩。”

“我看也不会便宜，朱明现在的出手真大，和以前学生时代的寒酸态大不相同了。”楚芬说着将粉盒搁在一边，拿起另一纸包。

“这是我送的，留在最后看吧。”玉华拿开它说。

“你送的是什么？”维芝热心的问。

“等会你自己可以看到，说穿了便没意思了。”她帮楚芬打开一只大纸盒，里面是一件粉红纱的透明睡衣。

玉华叫了起来：“谁这么缺德，送这件睡衣当作生日礼物？要是给我的丈夫见了，才不许我穿哩。”

“文儒倒不在乎这点。”楚芬说着将那性感的睡衣披在身上照照镜子，又丢在一边，再去拆别一件礼物。

她们三人拆一件，批评一件，嘻嘻哈哈的忘了外面还有宾客在。

“呀！”当楚芬打开一只小锦盒时，喉头低低叫了一声，笑容在脸上冻结。

楚芬身后的两位女友没发觉她神色的突变，均热心地伸长了脖子望住她手中的锦盒。

“多美丽的一只翠玉环，你猜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玉华叹息着说，并伸手想将锦盒接过来仔细瞧，但楚芬很快的将它合上放置一边。

“自然是假的，谁肯无端端的送几千元的生日礼物给人。”楚芬说。

“假的？假的送来干吗？是谁送的？”玉华俯身过去想拾起那只小锦盒，楚芬拦阻住她：“看别的礼物吧！否则在这儿呆久了，外面的人是会不高兴的。”

玉华见她两次拦阻于她，心中免不了升起一线疑惑，再留意瞧瞧楚芬，见她虽然脸上仍带笑意，可是拆着礼物包纸的一双手却有点儿颤抖。再望望陈维芝，见她仍一直热心的注意着楚芬手中的礼物，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什么。玉华略一思索，便将心头的思疑暂时按压下来。

床上堆积着的礼物很快的拆完了。玉华和维芝彼此又打趣了一番对方所送的东西后，三人一同离开楚芬的卧房回到厅里，厅里的人仍然在喝酒闲谈，没有人留意到她们三人的离开。

玉华留意着楚芬，见她在厅上兜了一个圈和客人们应酬几句，一会儿又不见了。她关心老朋友，便悄悄地跟了进去。

卧室里没有亮灯，借着走廊上的灯光，玉华找着站在窗口的楚芬。她在呆呆的望着窗外黑暗的天空发怔，手里紧抓住的正是那只锦盒。

“谁？”听见门响声，楚芬似乎吃了一惊，握住锦盒的手很快的收在身后。

“是我，玉华。”她轻轻地走至她身旁，关心地问：“是谁送给你的？”

“唉！我也在猜。”她长长地叹口气，将锦盒递给她：“上面没有一个字。”

“你认识这东西是不是？”玉华接过，走去开亮床头的小灯，借着那幽暗的灯光，细细地瞧着那放置在黑天鹅绒上的小环，那绿得清翠欲滴的玉色，使人怀疑它是人造的染色玻璃，可是握在手中那冰凉滑润的感觉，则表明它是一块非常珍贵的宝玉。

“它的主人是谁？”玉华将翠玉环放回匣子里，回到楚芬面前低声问。

“哦。”楚芬两眼仍凝视天际，似漫不经心，又似经过了一番思虑，细声的吐出一个字，实际等于没有答复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玉华更给弄糊涂了。

“你感觉奇怪是不是？”楚芬将视线从遥远的天际收回来，缓缓的落在玉华脸上，她苦笑一下继续道：“这翠玉环原是我曾祖父做官时所收到的礼物，传给了祖父，再落到我父亲手上。我……”她顿了顿沉重的噓了口气，心中似乎给一种无形的重担压迫得透不过气来。

“后来我和祖林结婚时，镶成一个链坠子送给了他。”她又将眼睛望住窗外，那黑沉沉的天空，在她脑中已现出一幕幕的往事。

“祖林？”玉华低声喊起来，她的脑中也幻出悲惨的一幕：一架失事坠地燃烧着的飞机，楚芬哭得昏晕地倒在地上，这一切已是四年前的事了。

“这只翠玉环一刻不离的跟着他，飞机失事时也挂在他的劲项上。”楚芬悲痛的走回床沿坐下来，玉华也跟过去站在她的面前。

“当时你去认尸没找着这翠玉环？”她问。

楚芬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有。我以为已给最先到达失事地点的农人捡了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葬在坟墓中的尸体，究竟是否祖林本人也使我起了怀疑。”

“不是你自己去认尸的吗？”玉华仿佛还记得当时楚芬曾坐飞机赶去失事地区领回祖林的尸体，现在她怎么又怀疑起来。

“唉，你没见当时的情景，几张大木板上放着几十个烧焦了的尸体，我那敢仔细逐个去辨认，加上两天未曾合过眼皮，人已哭得发晕；他们指给我一具烧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时，我差点立刻昏倒过去，勉强用药油支持着，见烧剩的衣服布碎很像祖林上机时所穿的那套，便认了下来，现在回忆起来，真有可能祖林尚在人间。”楚芬说话时，面上的五官被惨痛的回忆折磨得扭曲着，她颤抖的手握住那美丽的翠玉环，泪水一滴滴的落下来。

“别哭，给文儒见到了可不妙。”玉华给她擦着泪，顺手将那翠玉环从她手中拿下来放回盒中，说：“去收藏好吧，否则给文儒见到了查问起来难以应付。虽说你也不知真情，但男人多半小心眼的，我劝你别再惹麻烦了，反正过去的已经过去，多想无益，你现在已和文儒结了婚，即使祖林未死，也难和他再恢复夫妇关系。”

楚芬沉默着没有作声，象在想着什么，但泪水已止住不再继续往下流。

大家沉默了半晌，空气更觉得沉寂。

“这锦盒怎么会杂在这堆礼物中的？”玉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提出来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楚芬皱着眉头开始在脑中搜索着，但怎样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，什么人送来的。又说：“或许是文儒收下来也说不定，待会我会去问他。”

“别傻，这么一来反而引起他的疑心。”玉华说。

“我心已乱极了，该怎么办呢？”楚芬苦着脸说。

“静待其变。让我想想……”玉华的话还未讲完，给另一说话声音岔断了。

“楚芬，你怎么不出去招待客人？”进来的是楚芬现在的丈夫文儒，他顺手开亮了房中的大灯，灯光照耀下，可清楚地看到文儒的绅士姿态。他是个年约三十四、五的中年人，高、瘦、斯文，且别提他的财富，单是他的外表和学识，也足够女性追求的条件。此刻，他以极温文的语气和妻子说话。

“我们在检查礼物，你今日送什么作为妻子的生日礼物？”玉华抢先回答，并走前一步，以身体遮住楚芬，让她抹清脸上的泪水。

“你猜。”文儒笑着走前一步，眼睛在那堆纸包中搜索着。

“我猜不着，让楚芬告诉我吧。”玉华笑道。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楚芬装起笑容说，她站起来走近丈夫的身边：“真的，你准备送些什么给我呢？”

“难道你还未发现？”文儒笑着指住那堆纸包：“它就在那里面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玉华失声喊起来。楚芬满脸也是错愕的表情，她俩不约而同的望住那小锦盒，只有那唯一的礼物没有送礼者的姓名。

果然，文儒俯身拾起那锦盒递在楚芬手中。“喜欢吗？”

他拿起玉环，拉开里面的丝绒里，里面放有一张小卡片：“给亲爱的楚芬，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生辰日。”

楚芬怔怔的望住丈夫，心中不知是悲是喜，她送给第一个丈夫的礼物，现在却由第二个丈夫手中转回给她，其中会不会含有什么意图？文儒满含着喜悦的爱意，不象故意以翠玉环来刺激她的情绪，何况他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必要，难道只是巧合，世上真有如此凑巧的事？

“喜欢吗？”文儒扶着妻子的肩头温柔地再次问，他望一眼身后，玉华已知趣地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。”

“喜欢极了”楚芬接过翠玉环，心中一阵子感触，泪水竟夺眶而出。

“你哭了！为什么？”文儒奇怪的问。

“我太高兴了。”楚芬抹着泪水强笑道：“我们应该出去了，宾客也快要离去了，主人还不露面便弄笑话了。”

文儒在妻子的唇上吻一下：“你把翠玉环藏好了再出去吧，失去一笔钱不要紧，再找回一只象这样透水碧绿、浑身没有一点瑕疵的玉环可难了。”

楚芬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一动，正想探询他这块玉环得自什么地方，玉华已在门上敲了两敲跟着推门进来：“你们俩出去一会吧，客人要走啦。”

文儒笑了笑抢先一步走了出去，玉华跟着落在后面的楚芬，压低嗓子问：“知道从哪儿来的吗？”

“他送的。”楚芬伸出一只手指指文儒的背影说。

“我知道。我是问他从什么地方得来的。”玉华说。

“还未问清楚。别再讲了，以后有机会才好好的谈吧。”楚芬扯一把玉华的衣服，这时两人已来至大厅，客人们见到

女主人纷纷站起来告辞，楚芬和文儒站在大厅口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。

最后走过来的是维芝和她的丈夫严良安。

“良安催着要走，我不帮忙你收拾了。”维芝指指身后的丈夫笑着和文儒夫妇道别。

“不是我催着要走，是她惦念着孩子呢。”瘦小温文的严良安分辩着，他是一位中学教师，外形和性格都很和维芝配合。

“也该回去看看孩子了。”文儒顺着他们说。

“你俩也该要一个呀，偌大的屋子，没有孩子的吵闹，怪寂寞的。”维芝挥挥手，又朝大厅另一边的玉华喊道：

“再见，你这夜游神，还不回家，当心仲朗来捉你回家呢。”

“走你的吧。”玉华正在督促女佣收拾几上桌上的杯碟，她连望也不望维芝一眼应声嚷道。

楚芬送走了维芝夫妇，走到她身边：“你怎样？要文儒开车送你回去吗？”

“用不着，我已打电话给仲朗，他马上来接我了。”她望一眼楚芬身后，见文儒没有跟过来，便小声说：“那玉环会不会真是你以前的那一只？”

“决不会错，靠着玉环边沿的那一点小白斑也和那只一式一样，天下不会有两只完全相同的物件的。”楚芬答。

“你猜他怎么得来的呢？”玉华仍搁不下这件事，追问着。

“用钱买的可能性最大。楚芬说，又低低的自语道：

“只是太凑巧了，怎的又回到我手中，况且又在我和他结婚五周年纪念的这天里。”

“五周年纪念？”玉华困惑说。

“你忘了？我和祖林结婚的那一天，也正是我二十三岁的生日。”她说，叹了口气。

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，文儒在门口嚷道：“接太太的人来了。”

“仲朗来接你啦！走吧。”楚芬轻轻地推她一下：“这儿的‘善后工作’我会安排的。”

玉华拾起自己的手袋和短外衣，一边穿一边说：“记着，今晚好好地问问他，说不定其中有什么‘蹊跷’。”

楚芬点点头，她向站在门口的高仲朗招呼：“怎么今晚不赏面呀？”

“太太来不已行了，我今晚因为要开会，实在对不起。忘了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仲朗说着向楚芬伸出了手。他有着高大的体格，也有着浓厚的商人气息。当他和女主人握过手后，便走到太太身边献殷勤地替她接入手袋：“今晚玩得高兴吗？”

“你以为没有了我我便会整晚的愁眉苦脸？”玉华白他一眼说，当然她是在说笑话。

文儒也笑着接口：“你得小心呢，玉华的风头乃今晚全场之冠，男子们都抢着和她跳舞，我连一次也轮不着。”

仲朗打了个哈哈道：“我绝对放心，因为有你太太在场，她无论如何也难抢镜头。”

四人说着笑着，仲朗夫妇已坐进了他们自己的车厢，在“再会”声中，车子驶离了康家的大门。

“你很累了。”文儒扶着妻子回进屋里，他见到妻面上疲乏的神态，爱惜的说。

楚芬笑着摇摇头。她清楚自己疲乏大部分是心理的紧张

所造成，与体力和精神无关。

他俩替佣人熄去大厅上的吊灯，留下两盏壁灯照着他们收拾“残局”。楚芬感慨万端的站在大厅的中央，富贵荣华以及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，她都有了，可是心中老象欠缺那么一块难以填补。她知道这缺憾是怎样形成的，尤其今晚，更能使她体会到她今生恐怕也难有完满的幸福感觉。

“进去休息吧，他们自己会弄好的。”文儒温柔地将手放在妻子腰间，他以为妻子仍在督促佣人们清理客厅。

楚芬回他一个疲乏的苦笑，顺从的随丈夫回到卧室去。她在换衣间换好睡衣出来，见文儒正捧着那玉环在灯下细看。楚芬留心观察他，见他除了表露看欣赏的神态外，并无其他特殊的表情。她稍稍放下一点心事，他似乎真不知它的历史。

“很美丽，在店铺里买的吗？”她坐在他身边，装出相当欣赏的样子从他手中接过那玉环来。一点没错，她再次看清楚那边缘的小白斑，这美丽的翠玉环又回到它主人的掌握中了，它是怎样回来的呢？楚芬想解开这谜。

“是一个经纪送上门来兜销的。”文儒讨好妻子道：“喜爱它吗？明天我找一个镶玉器的专家来，让他给你镶上一圈碎钻，你喜欢作胸坠，还是胸扣针呢？”

“别这么急，我想仔细欣赏一下它本来的面目。”楚芬别有用心的答，那紧握在掌心的玉环，已给她满手的汗水弄成湿淋淋的，但她的脑海中那翠绿色的玉环已变成一个绿色的巨形问号，心中暗忖：“难道他并没有死？他在哪里呢？”

“真有趣，我正想给你找一件特殊的生日礼物时，那经纪便找上了门，并且一开口便叫我买来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太太，

好象他早已知道我的心事似的。我很高兴，连价钱也没讲便买了下来，但他却说便宜卖给我，因为他决心要做成这庄生意，根本没有漫天讨价。吃经纪饭的人一张嘴真滑，明明赚了你的，仍然令你心悦诚服的让他赚。”文儒说着已走进了换衣间。楚芬听了他的这番话心中一动，她不以为这只是巧合，会不会是什么人的特意安排呢？

“这卖玉环给你的经纪靠得住吗？会不会是贼赃？”文儒换好寝衣出来，她兜个圈来打听这位“经纪”。

“我认识他已有三十年了，不会有什么不对的。”文儒打个呵欠伸伸懒腰躺上床。招呼了客人一整晚，也真疲倦了。

他闭了眼一会儿，见妻子仍然没休息下来，诧异地重新睁开眼，问：“咦，你在想什么，还不准备歇息？”

楚芬缓缓回过头笑了笑：“我想再买一对小玉环配作耳环，你说好吗？”

“你喜欢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反对，快躺下来吧，再不睡明朝你又会头疼了。”他说着翻过身，准备结束今晚的谈话。

可是妻子又唤着他：“文儒，你告诉我那经纪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吧！我明天打电话叫他带些玉环让我挑选。”

“你真是急性子，明早我准写给你，现在我眼也睁不开了。”文儒声音愈说愈低，跟着便响起均匀的鼻息，他已进入睡乡。

楚芬轻轻地叹口气，也熄了灯靠在枕上。

她想着很多事情，包括以往的，今日发生的，和将来可能遇到的，自然，这些事情的主角都是她自己 and 两个丈夫。

楚芬很爱祖林，当她获悉飞机失事的消息，曾昏厥多次，也曾几度企图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亏得当日玉华和维

芝看管得她寸步不离，否则她早已离开这世界多时了。四年过去，虽然她不能完全将祖林忘怀，但想起他至少不会象那时那么伤痛，可是今晚一枚翠玉环又撩起她心中的剧痛。

疲乏终于将她迷迷糊糊地送入睡乡。

梦中，她见到了祖林，他浑身鲜血的从飞机的残骸中爬出来，指着她大骂她负心。一会儿又见到他手拿那枚翠玉环在她身后追逐，她吓得大哭大叫，最后给一只手推醒。

“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”她含含糊糊地说，以为推醒她的一定是康文儒。

“太太，请起来听电话。”谁知站在床边的却是个女佣。她翻过身朝里一看，半边床是空的，文儒早已起来了。

“先生呢？”她问。

“已经到公司里去了。”女佣应着走到窗前去拉开窗帘，霎时间整个房给明亮的阳光充满，楚芬从梦境中所残留下来的惊怖也随之减轻，怔怔地靠在床上发呆。

“太太，有电话找你哩。”女佣见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发怔，轻声地提醒她。

“谁打来的？”她问。

“蓝小姐，我告诉她你还未起床，但她要我来唤醒你。”玉华是楚芬学生时代的朋友，所以她习惯了要佣人们唤她蓝小姐。

“噢”楚芬懒懒地披上睡袍走出房间，她想玉华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唤醒她听电话呢？

“怎样啦？你昨晚问过他没有？”玉华一听见她的声音便忙不迭的问。

“问什么？”楚芬的脑子显然还未十分清醒，她莫名其

妙的反问。

“关于那翠玉环的来龙去脉呀。”玉华的声调显示她对这事比楚芬更急于弄清楚。

“哦！我已问过他了，他说是从一个经纪那儿买来的。”楚芬慢慢的答，由于玉华提起这句，使她又忆起了昨夜的恶梦。“难道祖林真的没有死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他没有理由逃得了那场劫数。”她脑中在想。

“喂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”电话那边玉环大声地唤着。

“你在说话？”她茫然地应着。

“自然是我在讲话呀！你怎么不回答我？”玉华又好笑又急躁地说。

“说什么？你刚才在说什么？”楚芬苦笑一下答。

“我问你知不知道那经纪的名字？我想陪你去找他，探问下翠玉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。”玉华热心地说。

这原是楚芬本来的意思，但给玉华这么一提及，她突然不愿去找那经纪了，至少她不想和玉华一道去。

于是她答：“我没问他。”

“这是我私人的秘密，应否让玉华参予其间？”她默默的想，虽然玉华是她知心好友，但是有些事连最知己的丈夫也必须隐瞒的。

“你马上打个电话去问问文儒，他现在在公司吗？”心急的玉华又给她出主意道。

楚芬歇了几秒钟想想才答：“我以为不必如此着急，我不想因此而引起他的疑心。”

“那么由我去问好了，可以推说我也想买一些玉器。”她很快的接口说：“你放下电话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他。”

“噢，不要，玉华，不要这么急切的来，我得好好地想一想应该怎样做才对，万一因我们的鲁莽而引致不良的后果，岂不是自找麻烦。”楚芬忙阻止她说。

玉华的过分热心，竟引起她的不安，因为心中有着极大的烦愁，连最好的朋友也猜疑起来。

“既然如此，迟两天再问他吧！我认为你应该尽快弄清楚这事。”玉华快快地说了声再见，便挂起电话。

楚芬懒懒地走到盥洗间去梳洗，那清凉的冷水使她感到浑浑然的头脑较为清醒畅快，她坐在窗前呆呆的想，该不该去找一找那经纪呢？或许真的由他那儿找出这翠玉环为什么会在这“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”内回到她的手上的理由。还有，要不要玉华一道去？她会替自己紧守着秘密吗？还有维芝，昨日三个人一到看到这玉环的，为什么维芝却不象玉华的反应这么敏感呢？

想她了整个早上，到了中午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她给丈夫去一个电话：“下午我和玉华一道过海剪衣料，顺便也去找一找那玉器经纪，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和地址吧。”

“好的，但最好我先和他通了电话，约定时间你们再去好一点，买完东西来找我吗？我陪你们去吃下午茶。”文儒爽快的答。十分钟后他又打了个电话给妻子，告诉她已和那玉器经纪约好了四点钟在铺子专等她们，接着又告诉她那经纪的姓名和店铺的字号。

楚芬搁下电话，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着，这是她第一次欺骗丈夫和好友，希望他们会原谅她，同时更希望上天帮忙，不要将她的谎言拆穿。

她准备三点多钟出门，可是老早便已穿好衣服等着时间